

略论《慧琳音义》的校勘

徐时仪

摘要：《慧琳音义》是佛经音义的集大成之作，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迄今尚无较好的校勘本问世。校勘《慧琳音义》，首先要重视慧琳自作的音义与慧琳转录玄应所作音义的区别，涉及《慧琳音义》各本、《玄应音义》各本；其次，慧琳引及的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与今传本之异同，以及敦煌写卷中有关音义，亦是重要资料。

关键词：《慧琳音义》 《玄应音义》 校勘

慧琳《一切经音义》是佛经音义的集大成之作，简称《慧琳音义》^①，今存最早传本为高丽藏本^②，1737年日本狮谷白莲社据以翻刻，频伽藏、弘教藏、大正藏和中华大藏经中皆有收录^③。近年来《慧琳音义》的学术价值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者的论著多有引用，然而《慧琳音义》传刻至今难免鲁鱼亥豕^④，迄今尚无较好的校勘本问世。本文拟就《慧琳音义》的校勘略作论述。

《中华大藏经》的校勘凡例称：“《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底本以赵城金藏为主，赵城金藏缺佚，则以高丽藏等作底本。”《慧琳音义》虽仅存于高丽藏，但尚可据高丽藏所收《慧琳音义》不同的传本进行校勘，且《慧琳音义》中转录了玄应所释三百多部佛经的音义，现存《玄应音义》各本可用以《慧琳音义》的校勘。慧琳删补修订《玄应音义》的

①《慧琳音义》共一百卷今存最早传本为高丽藏本，1737年日本狮谷白莲社据以翻刻。本书所据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狮谷白莲社藏版《正续一切经音义》本，并以台湾大通书局翻刻的丽藏本、丁福保1924年据狮谷白莲社版影印的频伽精舍本和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和《中华大藏经》本参校。下文同。

②守其等《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详校了开宝藏、契丹藏和初刻高丽藏的异同，但未提及《玄应音义》的异同，也没有提及开宝藏和初刻高丽藏是否收有《慧琳音义》，也许守其着重于比勘佛经经文的异同，而未能顾及这些音义类著述。

③童玮《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云：“《慧琳音义》一百卷或二五，二六卷（唐）慧琳撰。又名：《一切经音义》。毗卢，圆觉，资福，磻砂（458—461册），普宁，洪武南（缺第六卷）（阶-弁）；赵城，丽藏（纳-转）；弘法（翦-沙）；永乐南（云亭雁）；永乐北，嘉兴（185函）（郡秦并）；频伽（为1—7）；弘教（为8—10）；大正54—311。”误将《玄应音义》和《慧琳音义》混为一书，其中毗卢、圆觉、资福、磻砂、普宁、洪武南、永乐南、永乐北、嘉兴所收是《玄应音义》，频伽和大正藏所收是《慧琳音义》，赵城、丽藏和弘教既收有《玄应音义》又收有《慧琳音义》。中华书局1997年版329页。

④如《说文》：“陝，弘农陝也，古虢国王季之子所封也。”“夾”是“陝”的声旁。《说文》：“夾，盗窃褰物也。从亦，有所持。俗谓蔽人俾夾是也。弘农陝字从此。”段玉裁注：“汉弘农陝县在今河南陕州。从火之字绝少，故著之。陝隘字从夾。”《说文》：“陝，隘也。”段玉裁注：“俗作陝、峽、狭。”陝、陝形近，传抄中“陝”多误作“陝”。如《慧琳音义》卷十释《胜天王般若经》经后序分陝之陝：“式冉反。《公羊传》曰：自陝以东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说文》：今弘农陝县古之虢国是也。”

部分有明确标明增订的,也有不加注明的。如《玄应音义》卷五所释《般舟三昧经》,《慧琳音义》卷一九的目录中标有“慧琳”,正文中标有“慧琳新补”;《玄应音义》卷七所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慧琳音义》卷三的目录中标有“慧琳”,正文中标有“玄应撰慧琳又添”;《玄应音义》卷四所释《大灌顶经》,《慧琳音义》卷三一目录中标有“玄应,慧琳再修”,正文中标有“玄应先撰,慧琳添修”;《玄应音义》卷二 所释《佛本行赞传》,《慧琳音义》卷七四目录中标有“玄先音,琳重音”,正文中标有“慧琳音”等。又如《玄应音义》卷七所释《阿惟越致遮经》,《慧琳音义》卷三 目录和正文中都标有“玄应”,但所释该经“战瘡”条释文中却有“惠^①琳谨案”的记载。《玄应音义》卷七所释《大方等大集菩萨念佛三昧经》第三卷和第七卷未收释词语,《慧琳音义》卷一九目录和正文中都标有“慧琳”,而在第三卷和第七卷却标有“先不音”,可见此经虽标明为慧琳撰,但实际上也是在玄应所撰基础上的修订。矢放昭文《慧琳音义所收玄应音义的一个侧面》一文指出《慧琳音义》所收《玄应音义》有内容完全相同、基本相同和多于《玄应音义》这样三个部分^②。上田正《玄应音义诸本论考》一文将《慧琳音义》中与《玄应音义》有关的内容分为八类:(1)不改(2)增订本不改(3)小订(4)增订本小订(5)改撰(6)新撰(7)不作训释(8)琳撰^③。其第二类“增订本不改”是指慧琳以前已有增订,慧琳按照增订本而收录;第四类“增订本小订”是指慧琳以前有增订本而慧琳对其略有增订。上田正认为这些增订部分在丽藏本中没有而在碛砂藏本中有,可以看作是慧琳以前的增订。我们认为慧琳所录《玄应音义》虽不一定是原本,但由于距《玄应音义》成书年代较近,可能比其它传本要更多地保存了其原貌。如果说慧琳所录《玄应音义》为原本,那么其所录那部分在丽藏本中没有而在碛砂藏本中有的训释就是原本已有的内容而为丽藏本所据传本删略或脱漏。因而,我们认为尚不能断言《慧琳音义》所录在丽藏本中没有而在碛砂藏本中的那部分训释一定是慧琳以前的增订。

水谷真成《慧琳音义杂考》一文论及《慧琳音义》所录《玄应音义》时说,只是根据《慧琳音义》中的标题来判断“这是慧琳的东西”或者“这是玄应的东西”是非常难的。如果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很难说黄淬伯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周密的分析。要分清两者的区别,必须再从内容方面进行研究^④。矢放昭文在《慧琳音义所收玄应音义的一个侧面》一文的后记中也认为这方面的研究还要继续进行探讨,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方法^⑤。上田正《玄应音义诸本论考》一文统计了《慧琳音义》中标有玄应撰的(不论是标在各卷初的目录还是标在文中的或者是目录和文中都标有的)和虽标为慧琳撰但《玄应音义》中也有的合计共四百四十六种,指出依据经名之别来判断某条反切或训释是玄应作还是慧琳作是不可能的,只能依靠一字一句的校对,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诚如水谷真成、矢放昭文和上田正所说,《慧琳音义》中对《玄应音义》的删补修订头绪纷杂,要判

①惠琳,即慧琳。慧,通“惠”。

②⑤矢放昭文:《慧琳音义所收玄应音义的一个侧面》,《均社论丛》1979年第6卷第1期。

③上田正:《玄应音义诸本论考》,《东洋学报》1981年第63卷。

④水谷真成《慧琳音义杂考》认为从黄淬伯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结论可以看到,《玄应音义》和《慧琳音义》二者间成了没有很大差别的東西。(大谷大学《支那学报》1955年第1期)

明其中哪些部分是对《玄应音义》的删补修订,只有逐字逐句比勘其异同^①。据我们对《玄应音义》各本与《慧琳音义》转录部分的比勘,《慧琳音义》以在全书卷次、各卷首目录、正文经名、正文音义卷次等标明“翻经沙门玄应撰”、“玄应”、“玄”、“应”、“玄应撰”、“玄应音”等方式表示这些佛经是玄应所作音义^②。其中需要注意如下五种情况:

(一)未标明玄应名或各本所标不一致:如卷九所释《长安品》与《玄应音义》卷三所释《长安品经》大致相同,慧琳未标明转录自玄应。又如《玄应音义》卷九所释《大智度论》、卷二二所释《瑜伽师地论》和卷二五所释《阿毗达磨顺正理论》,慧琳转录于卷四六、卷第四八和卷七一,丽藏本标明“翻经沙门玄应撰”,狮谷白莲社本误为“翻经沙门慧琳撰”^③。《玄应音义》卷一四所释《四分律》,慧琳收录于卷五九,狮谷白莲社本标明“玄应音”,丽藏本未标。《玄应音义》卷一五所释《僧祇律》、《十诵律》,慧琳收录于卷五八,狮谷白莲社本标明“玄应”,丽藏本未标。

(二)慧琳自撰或改撰:卷四十所释《毗沙门天王经》,正文中标明为玄应撰,而《玄应音义》中无;卷四五所释《三曼陀多鬘陀罗经》,卷目中标为玄应,正文中标慧琳撰,《玄应音义》中无^④;卷四七所释《法华经论》二卷,卷目中标慧琳,正文中标为《法华论》下卷,玄应,检《玄应音义》中无^⑤;卷五三所释《古来世时经》卷目和正文皆标明为玄应撰,而《玄应音义》中无;卷五四所释《数经》,卷目和正文中皆标明为玄应撰,而《玄应音义》中无;卷一六收有《阿閼佛国经》上下两卷,目录虽题为玄应,而所释内容与丽藏本《玄应音义》卷五所收全然不同,当为慧琳所撰。

(三)所释佛经不同:卷五二所释《大般涅槃经》与《玄应音义》卷一三所释的《大般

①水谷真成《慧琳音义杂考》一文载,《佛书解说大辞典》云《慧琳音义》转载《玄应音义》三三七部,玄应撰慧琳又添为三部:第三五卷《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和《大灌顶经》、第四七卷《妙法莲华经庆波提舍》。(大谷大学《支那学报》1955年第1期)经我们比勘,《慧琳音义》收录《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和《大灌顶经》在第三一卷,《妙法莲华经庆波提舍》应为《妙法莲华经忧波提舍》。又团结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辞书集成》第一册至第二册收入据频伽精舍校刊本影印的《一切经音义》,误认为“凡开元释教录入藏的经论全部注释,前人已纪注的,收入全书。《玄应音义》,全部收入。未经注释的,慧琳自注。”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说:“将玄应、慧苑‘两家音义,合而次之’,一并具名收入,是慧琳《一切经音义》的特色。据统计,慧琳此书收入《玄应音义》释经三百十六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1页)

②拙著《玄应 众经音义 研究》统计《慧琳音义》共录玄应所释佛经三二八部,耿铭博士论文《玄应众经音义异文考》在拙著基础上对慧琳在全书卷次、各卷首目录、正文经名、正文音义卷次等标明的撰者,尤其是各卷首目录与正文经名间前后标称不一致的情况(有时是卷首经目处标慧琳正文经名处却标玄应,有时是卷首经目处标玄应正文经名处却标慧琳)以及各卷首目录、正文经名、正文音义卷次等位置皆未标明撰者的情况作了详尽的比勘。其中卷五四《玉耶经》正文经名下注释“宜割入后卷音义”,卷五五卷首目录作《玉邪经》,正文经名作《玉耶经》,且标明“无字音训”,我们计作同一部经。

③拙著《玄应众经音义研究》据狮谷白莲社本说到卷四六所释《大智度论》、卷七一所释《阿毗达磨顺正理论》与《玄应音义》卷九和卷二五所释大致相同,慧琳未标明转录自玄应。实际上是狮谷白莲社本误标,谨此补正。

④《毗沙门天王经》今有二本,一为唐不空译,一为宋法天译。玄应撰音义时,此经似尚无译本,当为慧琳据不空译本所撰。

⑤陈士强:《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经典卷》认为此经“是慧琳根据《玄应音义》重订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页。

涅槃经》内容不同,考其原文,慧琳的释文当为《玄应音义》卷一三所释的《般泥洹经》;卷五七所释《辩意长者子经》与《玄应音义》卷一三所释的《辩意长者子所问经》不同;卷七四所释《佛本行赞传》与《玄应音义》卷二 所释《佛本行赞经》的词条不同,且《佛本行赞传》为七卷,《佛本行赞经》为六卷,所释似为两部不同的佛经^①。

(四)有目无正文:卷一六目录中虽有《玄应音义》卷八所释《离垢施女经》,但正文中并未见转录。

(五)标明删略不作音释:卷三一目录中有《玄应音义》卷七所释《菩萨行方便境界神通变化经》,标明“并无难字可音训”;卷四三目录有《玄应音义》卷二一所释《六门陀罗尼经》,标明“无字可音释”;卷四五目录有《玄应音义》卷五所释《天王太子辟罗经》,但标明“无字音训”。

据我们比勘,《慧琳音义》与《玄应音义》各本的异同既有后人的增订所致,又有原本在传抄过程中的漏略所致。如丽藏本《玄应音义》卷八释《前世三转经》“身餒”:“奴罪反。《论语》:餒在其中。餒,饿也。又音於为反。谓以食散与鸟狩也。”碛砂藏本为“奴罪反。餒,饿也。又音於为反。”慧琳卷三四转录为“身餒”:“於伪反。顾野王云以物散与鸟食也。《广雅》餒亦飢。飢音寺也。《说文》从食委声也。”检《说文》:“餒,饥也。从食委声。一曰鱼败曰餒。”段玉裁注:“各本篆作餒,解作委声,非也。”“餒为餒饷俗字。”《集韵·贿韵》:“餒,或作餒。”原本《玉篇》释“餒”云:“奴僂反。《论语》:耕也,餒在其中矣。郑玄曰:餒,饿也。又曰:鱼餒而肉败。孔安国曰:鱼败曰餒也。《字书》或餒字,在鱼部。又音於伪反。《礼记》:餒兽之药。野王案:以物散与鸟兽食之。《楚辞》:凤亦不贪餒而亡(妄)食是也。《广雅》:餒,飢也。”据《说文》和原本《玉篇》,碛砂藏所据本似已脱或略去了“《论语》:餒在其中”和“谓以食散与鸟狩也”,《慧琳音义》所录无“奴罪反。《论语》:餒在其中。餒,饿也”,有“《广雅》餒亦飢。飢音寺也。《说文》从食委声也”,并标出“谓以食散与鸟狩也”是“顾野王云以物散与鸟食也”。又如《慧琳音义》卷四七的目录标有“《法华经论》二卷,慧琳”,正文中仅收释有《法华论》下卷“警欬”一条,且标明为玄应释,然检《玄应音义》各本皆无,有可能是慧琳所撰,也可能是慧琳转录《玄应音义》所作订补,《玄应音义》各本所据的传本则皆已有脱阙。

①周法高《玄应一切经音义经名索引》(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七《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附册)载《慧琳音义》收录有《玄应音义》所释的三一八部经,其中注明《慧琳音义》将《玄应音义》所释的《太子刷护经》收在卷三八,检《慧琳音义》实际上收在卷一七中,且所释与玄应不同。经我们核对《慧琳音义》收录的玄应所释佛经,检得索引漏列了《慧琳音义》中收录《玄应音义》所释的十部经,这十部佛经为《玄应音义》卷五所释《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慧琳音义》收在卷一;卷五所释《不空羼索经》,《慧琳音义》收在卷三九;卷五所释《孔雀王神咒经》,《慧琳音义》收在卷四三;卷五所释《坚固女经》、《鹿子经》和《魔逆经》,《慧琳音义》收在卷四四;卷八所释《月光童子经》,《慧琳音义》收在卷三三;卷一 所释《十二门论》,《慧琳音义》收在卷四七;卷二 所释《陀罗尼杂集经》,《慧琳音义》收在卷三九。《玄应音义》卷一二收释的《义足经》,索引中漏载,《慧琳音义》收在卷五五。此外,索引中标明《玄应音义》卷七所释的《无言童子经》在《慧琳音义》卷一九中为有目无文,经我们核对,《慧琳音义》卷一九正文中有释文。索引中标明《玄应音义》卷一三所释的《般泥洹经》在《慧琳音义》卷五二中为有目无文,经我们核对,在《慧琳音义》卷五二的《大般涅槃经》下找到了此经的释文,而标明《慧琳音义》卷五二所收《玄应音义》卷一三收释的《大般涅槃经》却为有目无文。

慧琳虽没有全部收录《玄应音义》，且对收录部分作有一些删补修订，但《玄应音义》各本异文对《慧琳音义》转录玄应所释部分的校勘则弥足珍贵，如：

《慧琳音义》卷九转录玄应所释《光赞般若经》第二卷“恍惚”引《汉书音义》曰：“恍惚，眼之见也。”据《玄应音义》卷三释此词为“眼乱也”。

《慧琳音义》卷七 转录玄应所释《俱舍论》第一卷“何负”：“胡可、肩多二反。”肩，据《玄应音义》卷一七释此词作“曷”。

《慧琳音义》卷七一转录《阿毗达磨顺正理论》第二卷“窣堵波”：“此云庙，或云坟，或言聚相，谓果石等高以为相也。”果，据《玄应音义》卷二五释此词作“累”。

又如《玄应音义》卷一二释《普曜经》第五卷不嚏：“丁计反。《苍颉篇》云：喷鼻也。经文作口血，非也。”𠵽，《慧琳音义》卷二八转录作“𠵽”。检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五释不口血：“许器反。鼻息也，歎嚏也。正作𠵽、𠵽二形也。应师以嚏字代之。嚏，丁计反，亦鼻气也。”又卷二五释作𠵽：“经意宜作四（𠵽）𠵽，二同。许器反。鼻息歎嚏也。应和尚以嚏字替之。嚏音帝，亦歎鼻耳。”《普曜经》为西晋竺法护所译，检今本原文为：“彼时菩萨，众人怪之，羨之所行，取其草木投著耳中，耳不痛痒，著之鼻中，鼻亦不口血，亦不弃去。”经文意谓草木著之鼻中，鼻亦无感觉，没有反应。考《说文》：“𠵽，东夷谓息为𠵽。”“𠵽，卧息也。”《广韵》：“𠵽，鼻息。”又据可洪所释，𠵽有“鼻息喷嚏”义，玄应所释口血和慧琳转录𠵽似为𠵽的形近讹字。检《龙龕手镜》：“𠵽，经音义作嚏，丁计反，鼻喷也。在《普曜经》第五卷。又俗音血。”𠵽似亦为𠵽的形近讹俗字。《汉语大字典》据《龙龕手镜》收录“𠵽”，作为“嚏”的异体字释为“同‘嚏’”。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慧琳音义》中虽收录了玄应所撰的佛经音义，但没有全部收录，收录的部分也没有全盘照录，《慧琳音义》并不能取代《玄应音义》，而人们往往把这两部《一切经音义》误作同一部书，或以为《慧琳音义》中已包括了《玄应音义》。如：

龙璋《小学蒐佚》所辑玄应释《弥陀经》引《韵诠》“才，仅也”、释《佛说兜沙经》引《韵诠》“稍稍，犹少少也，亦渐渐也”、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引《韵诠》“突，冲也”，实际上这些《韵诠》佚文是慧琳转录《玄应音义》时所作的增补部分。玄应撰音义时，《韵诠》尚未成书。

童玮编《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云“《慧琳音义》一百卷或二五，二六卷（唐）慧琳撰。又名：《一切经音义》。毗卢，圆觉，资福，磻砂（458—461册），普宁，洪武南（缺第六卷）（阶 - 弁）；赵城，丽藏（纳 - 转）；弘法（翦 - 沙）；永乐南（云亭雁）；永乐北，嘉兴（185函）（郡秦并）；频伽（为1—7）；弘教（为8—10）；大正54—311。”^①误将《玄应音义》和《慧琳音义》混为一书，其中毗卢、圆觉、资福、磻砂、普宁、洪武南、永乐南、永乐北、嘉兴所收是《玄应音义》，频伽和大正藏所收是《慧琳音义》，赵城、丽藏和弘教既收有《玄应音义》又收有《慧琳音义》。

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大正新修大藏经》时，认为《慧琳音义》中包括了《玄应音义》的内容而未收《玄应音义》，团结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辞书集成》也只收入了据频伽精舍校刊本影印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并误认为《慧琳音义》中已把“《玄应音义》，

①童玮编：《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第329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全部收入”。

严绍璁《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记正仓院藏唐人写本《一切经音义》云：“《一切经音义》系唐释玄应为佛学经论所作的音义辩意和阐释著作。全本凡一百卷。正仓院藏唐人写本《一切经音义》残本一卷，卷子本共一轴。此卷系第六，然卷首、卷尾俱失。起自‘目健：莫廉反，下臣焉反。或言目伽略子者也……’。”严绍璁亦误以为玄应所作《一切经音义》为一百卷^①。

有关《慧琳音义》的一些研究则多笼统地将慧琳转录《玄应音义》的部分与慧琳所撰视为一体，不计其年代的先后，所据立论往往注明引《慧琳音义》而考其实则多出自《玄应音义》，失于注意《玄应音义》与《慧琳音义》的异同，亦有仅以慧琳所释为证而不知其由《玄应音义》转录而来。如：

《玄应音义》卷二 所释《陀罗尼杂集》第八卷“蜚尸”之“蜚”为“甫违反”，《慧琳音义》转录于卷四三，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一文误作慧琳所释反切^②。

《玄应音义》卷五所释《阿閼佛国经》上卷“珠玑”之“玑”为“居衣反”，《慧琳音义》卷一六转录为“居沂反”，神尾弋春《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索引》将“居沂反”误作玄应的反切^③。

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论述《慧琳音义》有时还结合当时的语言来释义，以《慧琳音义》卷七三释《舍利弗阿毗昙论》第十四卷“癖庖”为例，说慧琳“用青、徐一带通用语指出‘癖’与‘徙’为一音之转，对文字音义的解说是非常精密的”，然刘叶秋所举此例并非慧琳所撰，而是慧琳转录《玄应音义》卷一七引刘熙《释名》之文^④。

李新魁《汉语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一文指出唐代存在共同语或正音，引《慧琳音义》卷九毒螫“蛆，知列反。南北通语也”为证^⑤，李新魁所引是慧琳转录《玄应音义》卷三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十五卷毒螫之文，“蛆”为“蛆”之误。

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释“仁造”一词中“造”究竟为何义，引《慧琳音义》卷四八：“恩造，在老反。《广雅》：‘造，成也。’谓恩成此事者也。”认为“慧琳说近之。‘造’有‘成功’之义，引申之，即有‘恩德’、‘恩幸’义”^⑥。董志翘据《慧琳音义》所释认为“仁造”之“造”有“成功”义，甚是，只是此非慧琳所释，而是慧琳抄录《玄应音义》卷二二所释《瑜伽师地论》第九卷“恩造”之文。

姚永铭《慧琳音义与切韵研究》一文论述《慧琳音义》有助于搞清《切韵》异切的性质，举了九个词为例，除了“复、打”外，“髀、螫、觜、齧、揣、晒、铔”七个词并非慧

①严绍璁：《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第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据山田孝雄汇编本附录一影印正仓院藏唐人写本《一切经音义》残卷，此卷并非起自“目健”条，而是起自“目健”前的“逮得”条，且严先生所录原文应为“目健：莫鹿反，下巨焉反。或言目伽略子者，讹也。”

②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六，1931年版。

③沂、衣皆微韵，仅玄应和慧琳反切用字不同。神尾弋春：《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索引》，东京 槿风庄 1976 年出版。

④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第10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李新魁：《汉语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语文建设》1987年第5-6期。

⑥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第2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琳所释，皆出自《玄应音义》^①；另一文《一切经音义与词语探源》共探讨了八个词，其中“喝、塔、捺、铍、分卫”五个词也都源自《玄应音义》^②。其《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一书虽名为研究《慧琳音义》，实际上书中对慧琳所录玄应所撰与慧琳自撰不加区分，混淆了二者的区别，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会有年代之误^③。

慧琳引用的文献典籍广涉经史子集四部，这些引文与今传本的异同也是校勘《慧琳音义》不可忽视的珍贵资料。如《说文》木部残卷：“柯，斧柄也。从木可声。”检《慧琳音义》卷四 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柯叶之柯：“《说文》云：树枝也。从木可声。”今传大徐本《说文》：“柯，斧柄也。从木可声。”慧琳所引与木部残卷和大徐本《说文》异，似引自别本。又如：

《慧琳音义》卷八三释《大唐三藏玄奘法师本传》第十卷千桢之桢：“《说文》坚木也。从木贞声也。”今传大徐本《说文》：“刚木也。从木贞声。上郡有桢林县。”“坚”与“刚”义近。慧琳所引《说文》似为凭记忆所及而引，抑或依据别本而引^④。

《慧琳音义》卷二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一百二十七卷芬馥之芬：“《方言》云：芬，和也。”卷八八释《集沙门不拜俗议》第三卷蒂芬之芬：“《方言》：芬，香也。”检今传本《方言》卷一三“芬，和也。”郭璞注：“芬香和调。”《慧琳音义》卷八八所释“香”可能以郭璞注为扬雄文^⑤。

此外，敦煌写卷中的 S6691 和 P3429+3651 为《楞严经音义》，《楞严经》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亦称《首楞严经》、《大佛顶经》等，这两个音义写卷所释与《慧琳音义》卷四二所释《大佛顶经音义》相比，条目较多而注文较简，亦可用以参校^⑥。

因而《慧琳音义》的校勘可用海印寺丽藏本作底本，并以狮谷白莲社本、频伽精舍本、大正藏本、《中华大藏经》本、台湾大通书局本和《玄应音义》各本及《慧琳音义》所引一些古籍的今传本等作参校本。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暨古籍研究所）

责任编辑：骆瑞鹤

①姚永铭：《慧琳音义与切韵研究》，《语言研究》2000年第1期。

②姚永铭：《一切经音义与词语探源》，《中国语文》2001年第1期。

③姚永铭：《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④参拙文：《佛经音义所引说文考探》（《中华文史论丛》2004年第74辑）和《一切经音义引说文考》（日本中国语学研究《开篇》Vol. 25，2006年）。

⑤参拙文：《玄应众经音义引方言考》，《燕京学报》2006年新二十期。

⑥参张涌泉：《敦煌本楞严经音义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八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